



送您一枚新年的雪花[外一首]

□胡 燕

崭新的日子

冬夜长长
我在北方 您在南方
中间隔着鸭绿江和几江
想起这几年
与江与大雾结下不解之缘
庆幸今生做一只写诗的燕子
偶尔勾起小小浪花一朵

此时 您坐在洪崖洞的火锅店
轻声唤我乳名 并为我赋诗一首
又一首
而我只能对着北斗星频频举杯
星空浩瀚 月华如舟
燕子无所寄
只能摘取一枚新年的雪花
乘着夜色 快马加鞭邮递给您

镜中的昨日与今日
倒映着面容
忙碌是人间的代词

时间转了一圈 把我们又更新一遍
你把崭新的日子递给我
这日为新年

苗条的白桦静若初世
远处的群山仿佛虚构的几笔
有人挥毫取出一棵树的年轮
风把新外套披在它们身上

一个普通冬日
因为崭新而变得不同寻常
你递过来的新历写着我的名字

你用雪的钻石做头饰
在银色的月光下



图们江左岸“这有村”

□李 谦

老 宅

图们江左岸，有个北兴村，2023年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北兴村距图们江最近处只有三五十米，三面环高高的天佛指山，G331与G334贴村而过。

我兴冲冲而来，在村路上拦住一位老人，指着周边群山追问，哪一座山是天佛指？老人蔼然，说：“咱北兴的山都叫天佛指山。你觉得哪座山是天佛指，那它就是。”

我茫然四望，重重青山如螺、如髻、如陵，就是不见如指的。“天佛指”三字，如天外垂落的一道灵光，因不见其踪，更加奇妙莫测。

北兴村也奇，首奇是泉水屯那座“歇山式”的朝鲜族老宅。榫卯构造的木质建筑，中间平行如舟、两翼翘如飞鹤，历经140余年时光打磨、淘洗，仍端然屹立。屋瓦斑驳，其上长有瓦松，被日光照彻，呈一种微微的肉红色，清新、娇嫩、明亮，凸显出老宅的厚重与沧桑。耸立的铅灰色屋脊和整齐的瓦垄，衬以雪白的墙壁，有徽派民居的韵味，宛如一幅立体的水墨画。

不老泉

晨光染亮了天佛指山的山脊，均匀地涂抹在不老泉边的老树上，碎金的光斑在披离的枝叶间跳动，把清澈的泉水搅动得金光闪闪。泉不大，水不深，却终年不涸，名“不老泉”。

泉水得名“不老”，泉里没藏着故事才怪，可是访遍高龄村人，他们却无一例外，微笑着说不出所以然。只笃定地说，自这里有人居住，泉水就在这里，泉水屯因此得名。常年饮用不老泉的水，可祛病、增寿、养颜。

我蹲在泉边，俯身掬水啜饮，凉意自手入喉，一条清甜的冰线一路向下，沁入肺腑，陡然一激灵。不老泉，在图们江左岸到底涌流了多久？十年？百年？千年？“不老”二字，是作用于泉，还是作用于人？我留心观察泉水屯的村民，宁可失了礼数也要刨根问底，追问人家年龄以证实自己的判断，结果还是失望……

饮泉、问泉，不如悟泉。不老泉，也许只是因为泉脉不竭，滋润得泉边古树参天、草木青青才得名的吧。而那些淳朴温良的村民，并不因利益之惑，就随口诌几个貌似天生地长的伪传说，来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换取更多利益——长青的原来是人心。

松 茸

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的二十几天

里，一缕缕奇特的芳香连结了尘世烟火，北兴村的静谧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万菌之王”松茸携王者霸气如约而来。

顶级的松茸形状像粗壮的手指，难不成它们就是我遍寻不获的“天佛指”？天佛指山多赤松，在生命演化的漫长岁月里，赤松与松茸协同进化，产生了一种神秘的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2001年12月12日，经由国家专家组评审论证，天佛指山深处这一条产松茸的地形带，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天然真菌保护区。像大米之于五常，大闸蟹之于阳澄湖，紫砂之于宜兴一样，松茸成就了天佛指山的赫赫名气。这让我寻找“天佛指”的目光里，掺杂了更多的敬与爱。

不老泉加持不到松茸，松茸出土后7日就会迅速老去，把营养反哺给树根和土地。于是，我想起了一则传说：每年的8月15日是朝鲜族的“老人节”，北兴村的年轻人会去有老人的家里行礼跪拜，载歌载舞，欢饮到天亮。次日，天佛指山的松茸就钻出土了……

戍边“这有村”

2024年8月，西部计划“卫国戍边”专项的大学生志愿者，怀着一探神秘北境的渴望，从全国各地会集到天佛指山脚下，如一棵棵扎根边疆的小白杨，青葱、向上、茁壮成长。“兴边”“旺边”的331和334这两条国道，打通了边境村农特产品外销的“最后一公里”。大学生们利用电商平台，把北兴村的大米、松茸、灵芝、苹果梨……经由网线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

“为什么来当志愿者？离家几千里呢！”在山上休息时，我问来自江西的大学毕业生吴桂英。

“我要为国戍边！”她扬起明媚的娃娃脸，声音激昂、有力。

“来几个月了，想家吗？”

“……”她眼圈泛红，低下头又迅速抬头，指向不远处一棵大树的树干，引我找到一对橘黄色的猴头菇，并有权有眼地指挥我把它们打落在地。这一刻的她已是神采飞扬，沉浸于这边境秋光了。

我走遍北兴村，看遍天佛指山群峰，终究没能找到一座像指头的山，也没能追寻到天佛指山和不老泉的命名故事。但我并不怅然，因为我看见传统村落正焕发新生，充盈着青春的活力；我听见漂泊在外的“归雁”们，正踏响返乡的足音。我的行囊里，早已载满沉甸甸的收获。

（吉林省作家协会 G334 采风优秀作品选登）

长白山的积雪融成溪流，潺潺淌过参田的垄沟，也轻轻淌过王连美指尖的纸痕。75年光阴流转，这双布满老茧的手，始终以红纸为媒，以剪刀为笔，将艰苦岁月细细剪成盛放的花，将参乡风情深深刻成隽永的诗。而女儿李修凤，稳稳接过母亲递来的剪刀，让这绵延数十载的剪纸薪火，在新时代的清风里，燃得愈发明亮、热烈。

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连美生于山东诸城一个普通农家，剪纸的启蒙是姥姥家窗棂上，那抹映着月光的红纸。那时，物资匮乏，红纸格外稀罕，她就捡别人家写对联剩下的边角料，凑在姥姥身边跟着折、剪、刻。小小的指尖仿佛天生带着灵性，姥姥剪“连年有余”，她看一遍就能依样模仿，鱼鳍的优美弧度、鱼鳞的细密排布，学得有模有样。那些亲手剪出的窗花，不仅贴满了自家的窗户，让冰冷的冬日添了几分暖意，多余的还能换些零钱补贴家用。在那段清贫的时光里，那些带着温度的红纸，成了她童年记忆中，最温暖明亮的底色。

命运的风雨总是猝不及防，灾荒无情夺走亲人的生命，年仅7岁的王连美一夜之间成了孤儿。她辗转投奔远方的叔叔，后来又随着三姨父路上闯关东的路，最终落脚吉林安图。初到异乡的10年，水土不服的她常常夜里咳嗽，枕边的剪刀和红纸，便成了唯一的慰藉。昏黄的灯光下，剪刀开合间，乡愁与委屈、孤独、思念，都被一一藏进疏密交错的纸纹间，化作无声的倾诉。

1970年，王连美终于在抚松落脚，在电站工作，那是她人生中难得的安稳时光。工余之时，她总爱和工友们围坐在一起，你剪一朵雍容的牡丹，我刻一只报喜的喜鹊。车间里的烟火气、山林间的草木香，都被她细细剪进鲜红的纸页里。两年后，她转到兴参镇参场做工，在这里结识了相伴一生的丈夫，在东兴村安下了自己的家。

日子虽不宽裕，却满是踏实的烟火气，而侍弄人参的时光，也让她与这“百草之王”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天天不亮，她就扛着锄头去参田，清晨的露水打湿裤脚，寒意浸骨，她却毫不在意。她蹲在参垄旁，仔细观察人参的芦头如何弯曲生长、根须怎样在泥土里交错蔓延、参籽从青涩到饱满的弧度、参叶舒展时的姿态，都一一记在心里。结合长白山古老的人参传说，她创作出一幅幅鲜活灵动的作品：人参娃娃挎着参篮，脸上挂着甜甜的笑，篮子里的参籽饱满圆润；人参姑娘立于天池畔，裙摆随风飘动，身边的梅花鹿低头轻嗅；老把头的身影穿梭在林海，手里握着罗盘，目光坚定如松；东北虎昂首挺胸，皮毛上的纹路细致入微，与身旁的灵芝相映成趣。每一刀都藏着对生活的热爱，每一幅都透着参乡的灵秀与韵味。

李修凤五六岁时，总爱趴在母亲身旁，睁着好奇的大眼睛，看那张普通的红纸在母亲的剪刀下，神奇地变成各种栩栩如生的形象。母亲从不厌烦，手把手教她握剪的力度，“剪直线要稳、不能晃，剪曲线要柔、要流畅，剪尖角要快、要利落”；悉心教她如何让线条更飘逸、更有灵气，“剪芦头要一气呵成、不能中断，挑根须要稳准狠、稍有不慎就前功尽弃”。母亲握着她的小手，一起感受剪刀与红纸碰撞的力道，纸屑簌簌落下，像春天飘落的花瓣，轻盈而美好。

那时，家里条件有限，母亲白天要种地、种参，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喂完猪，待孩子们睡熟后，才在昏暗的灯光下潜心创作。没有复印机，她就用古老松明熏样法复制底稿：先在木板上刷上水，铺上平整的报纸，再将原稿小心翼翼地铺在湿润的报纸上，点燃松明子，用烟火慢慢熏烤，待纸干后轻轻揭下，墨迹清晰的底稿便成了。李修凤经常跟着帮忙，母女俩趴在炕桌上一起设计底稿，一个画草图、一个提建议，“这里的参叶可以再舒展些，更有生机”“人参娃娃的眼睛可以剪得圆一点，更可爱”。那些深夜里的剪影，伴着窗外的虫鸣，成了李修凤童年温暖而珍贵的记忆。

20世纪90年代初，王连美的剪纸被村小学老师偶然发现。那天，她去学校接孩子，随手带的几张窗花被老师看到，那精美的图案、流畅的线条，深深吸引了老师和学生们。不久，她被评为校外辅导员，每周准时去学校教孩子们剪纸。课堂上，她耐心地教孩子们折纸、下剪，看着孩子们笨拙却认真的模样，她眼里满是温柔的笑意。有个小女孩总剪不好细密的参须，急得快哭了。她轻轻握着孩子的手，一点点引导，“慢慢来，别急，就像给小虫子梳头发一样，一根一根来”。直到孩子剪出满意的作品，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她才欣慰地松开手。

渐渐地，她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抚松电视台、白山电视台纷纷前来采访，报刊上也刊登了她的剪纸作品和背后的故事。她从村里的“能人”，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剪纸艺术家。不少国际友人也不远万里前来拜访，握着她的手，惊叹于这东方

艺术的神奇与精妙。她虽不善言辞，却会笑着拿出最好的作品，热心地讲解创作理念，让外国朋友感受中国剪纸的魅力。她朴实如初，乡亲们有结婚、生子等喜事来求窗花，她总是放下手里的活计，连夜赶制，笑着说：“能帮上忙，心里舒坦。”

王连美先后创作了《参女》《福娃送宝》《四大美女》《十二生肖献宝》等大幅精品，人参题材的作品愈发精湛；老参的芦头细长立体、方向多变，她用剪、压、挑等技巧一气呵成，将岁月沉淀的沧桑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根须细长交错，珍珠疙瘩、锈斑清晰可见，她用细微的挑刀手法，让每一根参须都灵动鲜活，仿佛下一秒就要从纸里“长”出来。传统吉祥图案也被她融入了参乡特色，《喜鹊登梅》里，梅花枝旁藏着小小的人参；《龙凤呈祥》中，龙鳞凤羽间点缀着灵芝；几百种鬃字，有的嵌着参叶，有的绕着参须，满是对新人的美好祝福。

李修凤从小受母亲影响，对剪纸有着浓厚的兴趣，后来报考了吉林艺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成为村里第一个学艺术的大学生。在学校里，她把母亲的剪纸技艺巧妙融入设计作品，独特的风格常常得到老师的称赞。毕业后，她原本有份高薪工作，前途光明，可看到母亲日渐苍老的双手、佝偻的背影，以及对剪纸那份始终不变的执着后，毅然辞职，全职投身非遗传承事业。

纸上「参」情

□曹 丹



作为长白山熏样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李修凤深耕参乡剪纸领域多年，不仅完整承袭了母亲古朴细腻的传统技法，更致力于非遗的传播，通过进校园、进社区、办展览等多元形式，让古老剪纸艺术与现代生活接轨。

如今，王连美已经75岁，花镜换了一副又一副，剪刀磨了一次又一次，可创作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她忙完家务，闲暇时依旧剪个不停。明年是马年，她正忙着创作新的马年剪纸，红纸铺在桌上，她戴着老花镜，先细细勾勒草图，马儿的身姿矫健有力，背上驮着一株饱满的人参，线条流畅而富有张力。剪纸的时候，她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剪刀在纸上游走，马蹄的弧度、马鬃的飘逸，都处理得恰到好处。纸屑落在她的衣襟上，像撒了一把细碎的红点，温暖而耀眼。

李修凤则带着母亲的作品，走进社区、

校园，给老年人和大学生上课，有不少外国留学生也被这神奇的东方艺术深深吸引。在吉林大学的课堂上，她教外国留学生剪“福”字，当学生们剪出第一个歪歪扭扭的“福”字时，都兴奋地拍手欢呼，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中国剪纸，太神奇了！”她还把母亲的人生故事融进课堂，给学生们讲母亲用松明熏样法复制底稿的往事，讲参乡剪纸里蕴含的文化内涵，让更多人知道，这薄薄的红纸里，不仅有精湛的技艺，更有坚韧不屈的人生态度。

去年，李修凤在社区组织了一场剪纸展览，展出了母亲几十年来的精品之作，还有她自己的创新作品。开展那天，小小的社区活动室里挤满了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还有天真烂漫的孩子。一位老大娘看着《回娘家》系列作品，忍不住眼眶湿润：“这剪的就是我们当年的样子啊！太真实了！”孩子们围着《十二生肖献宝》，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自己的生肖，眼里满是好奇与喜爱。王连美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看着自己的作品被这么多人喜欢，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李修凤走到母亲身边，紧紧握着她的手：“妈，您看，大家都爱您的剪纸。”母亲点点头，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好，好啊！这门手艺，后继有人了……”

母女俩的剪纸，一脉相承又各有千秋。王连美的作品古朴浑厚，线条里藏着岁月的沉淀，每一刀都带着泥土的芬芳，像长白山的老参，越品越有味道；李修凤的作品则更具时代气息，她将现代设计理念巧妙融入传统技法，剪出新潮的卡通形象，刻出精美的装饰图案，让剪纸走入更多年轻人的生活。

长白山的风，吹过参田，吹过窗棂，吹过母女俩紧握剪刀的手。王连美用一生诠释了“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坚守，她的剪纸里，有苦难中的坚韧，有对参乡的热爱；李修凤则致力于非遗的活态传承，带着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更广阔的世界。这剪纸里，有浓得化不开的母女情，有深植于心的乡土恋，有代代相传的文化魂，它像一束光，照亮了过去的艰苦岁月，也照亮了未来的传承之路。在参乡的晨光里，红纸翻飞，剪刀轻舞，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在母女俩的指尖，绽放出夺目的光彩。